

沈德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顺贵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沈德潜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之一。本文从文学发展史和文艺理论演变史的角度,在纵向概述沈德潜生前及后人研究沈德潜情况的基础上,对学界普遍关注的沈德潜的诗学体系、“格调”说与“温柔敦厚”说、沈德潜诗歌创作及其在唐诗学上的贡献等情况作了细致的学术梳理和评述。作者同时指出,目前人们对沈德潜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指出今后研究的重点所在,并且对研究的方法作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 沈德潜;诗学体系;唐诗学;思考与展望

沈德潜(1673—1769)为清代最有影响的文学家之一。论诗标举“格调”说,与王士禛“神韵”说、袁枚“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在清代诗坛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沈德潜在诗坛上标榜声华,自树坛坫,开创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200多年来,对沈德潜的评价可谓是赞誉与责难共存,推崇与诋毁并在。

一、纵向概述

1. 沈德潜生前至五四运动前夕

这一时期有关沈德潜的评论较为分散,多见于一些诗话作品与其他著作,《清诗纪事》收录很多。沈德潜生前,曾显赫一代,乾隆皇帝对这位“老名士”眷顾有加,常赋诗唱和,并亲为其诗集作序,称赞其诗“远陶铸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沈德潜归愚集序》)。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乾嘉之际,海内诗人相望。相标宗旨,树坛坫,争雄于一时者,有沈德潜、袁枚、翁方纲三

家。……故其时大宗不能不推德潜。”

王士禛曾称赞沈德潜云:“横山门下,尚有诗人。”且致书叶燮,“极道先生诗文特立成家,绝无依傍,诸及门中以予(沈德潜自称)与张子岳耒、永夫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体。”(沈德潜《自订年谱》)“海内之士尊若山斗,奉为圭臬,翕然无异词”(王豫《群雅集》卷一)。“海内英俊之士皆出其门下”,^[1]其中王鸣盛、钱大昕、王昶、吴企晋、赵文哲、黄文莲、曹仁虎七人,沈德潜认为“不下嘉靖七子”。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尊之为“托塔天王”,对其成就和影响作了充分肯定。

在对沈德潜只言片语的评论中,有的能够深入沈德潜创作的核心,评价极为贴切、准确。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竹啸轩诗钞小传》对沈德潜的诗作、诗论作了较为清晰的论评:“归愚积学工文,古文词跌宕夷犹……其于诗学尤邃,是时江南盛诗社,又宗尚苏、陆之学,硬语粗词,荆榛塞路,归愚独斤斤然,古体必宗汉、魏,近体必宗盛唐,元和以下,视为别派。所选有《古诗源》,唐、

收稿日期:2002-12-10

作者简介:王顺贵(1966-),男,四川绵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漳州师院副教授。

明诗《别裁》行世,横截众流,独标心印,诚谈艺术家之金丹大药也。”王昶《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先生独宗今古,无藉而成,本源汉、魏,效法盛唐,先宗老杜,次及昌黎、义山,下至青邱、崧峒、大复、卧子、阮亭,皆能兼综条贯。尝自进其全集,御制叙言以高、王为比,诚定论也。”此语说明了沈德潜诗歌创作的渊源情况。对沈德潜的盖棺论定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在中国诗学史上,沈德潜以倡导“格调”说闻名,褒扬者如王豫《群雅集》云:“(沈德潜)品端行完。论诗上溯《三百》、屈《骚》、汉、晋、三唐,下迄明代,以和平敦厚得性情之正为宗。截断众流,别裁伪体。如老和鹤一鸣,喧啾俱寂;瑶琴一鼓,瓦缶无声。自来选家,未克臻斯诣也。”

但誉议者亦不在少数:“本朝诗学,沈归愚坏之,体貌粗具,神理全无。动以别裁自命,浅学之士,为其所劫,遂至千篇一律,万喙雷同。……姚姜鹤《援鹤堂笔记》谓归愚以帖括之余,研究风雅,可谓助我张目者也。”(文廷式《琴风余谈》)朱庭珍《筱园诗话》道:“所谓诗平正而乏精警,有规格法度而少真气,袭盛唐之面目,绝无出奇生新、略加变化处,殊无谓也。”为典型的台阁体诗。汪国垣《论近代诗》:“乾嘉中盛之时,……所称为诗家广大教主者,在朝如沈归愚,在野如袁简斋,非所谓负一世重望,以诗歌奔走天下者乎?然今试翻读其遗集,沈则通体工整,无可读之篇,无可摘之句,勉诵一过,了无动人。……盖一则高谈格调,而虎豹之鞞仅存。”

不过,对沈德潜的中肯之论也仍然存在。潘英、高岑《国朝诗萃初集》“先生鸿才晚达,主眷特隆,近代文人无有过之者。其诗综贯古今,专尚盛唐。通观全集中,春华秋实,与时消息,颇极变化之妙。所选别裁集,统归玉律,尽度金针,尤有裨于后学。”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认为:“归愚论诗,专宗盛唐,持论纯正,守律谨严。……以诗始,以诗终,前代以文学被主知者未能及也。”

在这一时期,沈德潜研究的范式基本上是传统的点评式、随感式、领悟式、考证式。这种批评方法使沈德潜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单言片语,不成系统,不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2. 五四运动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一时期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徐英的《沈德潜

明诗别裁书后》,^[2]其次还有郭绍虞的《神韵与格调》。^[3]1927年出版的陈钟凡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1946年出版的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论及沈德潜“归愚论诗,主张最力者,则为其温柔敦厚之说,以此复引起袁枚之争论。……归愚之论,谓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

1947年出版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认为“他既讲格调,有讲温柔敦厚,故不致如格调、格调说之空廓,同时也不致如专主性灵者之浮华与俚俗。”这些前辈学者从古代诗学理论的纵向发展的角度,对沈德潜的诗学理论作了充分的肯定。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亦多处涉及沈德潜“有清一代,主持坛坫如归愚、随园辈,以及近来巨子,诗学诗识,尚无有能望辈者。”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对沈德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关注。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认为沈德潜的诗“讲究格律,以为诗的妙处在于声与法两途,在唐最服膺于杜甫,这与王士禛主神韵说是相反的,士禛选《唐贤三昧集》只取王维以下诗人而摒却杜甫,以为杜甫的色彩太浓,少有韵致,他却力求诗能抑扬顿挫,有声有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论及沈德潜:“他论诗主盛唐,倡格调,在乾隆一朝,声誉极隆。所作雍容典雅,实为台阁诗人的典型。”

建国后,在一个时期里过于重视的是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对沈德潜这样的具有某些为封建统治者所赏识的作家给予了一种观念上的人为的遮蔽与疏离。因此,这一时期,沈德潜研究的文章寥寥可数。文学史虽偶有提及,也先下断语:“他是一个典型的台阁体诗人,所作绝少成就。”^[4]这一阶段研究成果最少,几乎成了沈德潜研究的断层。

3. 20世纪80年代以后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文艺从长期的窒息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各种国外的理论、观点、思潮不断涌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参照。沈德潜的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人们摈弃了单纯用阶级的观点、唯心与唯物的观点去权衡作家作品的做法,对沈德潜的审视趋于全面与客观,研究成果渐丰。

这一阶段对沈德潜的研究进入了发展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几部重要的

批评史、理论史、诗学批评史、诗学思想史、文学史著作中。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黄保真等《中国文学理论史》、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等有关沈德潜的诗论的专节在很多方面比三、四十年代的几部同类著作有所突破。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霍松林校注《说诗碎语》，这标志着对沈德潜诗论著作的整理校注有了新的进展。论文方面有周秦、范建明《沈德潜与叶燮》、许总《沈德潜“温柔敦厚”说释》、范建明《论沈德潜的诗》、叶朗《关于沈德潜诗论的两个问题》、吴兆路《沈德潜的审美理想新探》等。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对沈德潜的研究无论是在深度的开掘还是广度的拓展上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少文章开始从追根溯源和整体的宏观角度探讨沈德潜“格调”说的渊源、内涵及其得失情况;(二)在论述沈德潜诗学理论的同时,很多文章已开始关注其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关系;(三)对于沈德潜与乾隆关系的考辨成为关注的重点;(四)研究范式上突破了前此相对单一板滞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态势,体现了一种当代性特征。

200多年来的沈德潜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最引起学者注目的,当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沈德潜诗学体系的探讨;二是“格调”说与“温柔敦厚”说的研究;三是关于沈德潜诗歌创作的研究;四是关于沈德潜在唐诗学上的贡献。其它相关的研究可归于上述四个方面的某一点。

二、沈德潜诗学体系的研究

应当说明的是,这里的体系是沈德潜诗学体系本身,而不是指以现代文艺理论作为参照而建构起来的功用论、风格论、技巧论几大板块。真正对于沈德潜诗学体系的探讨,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很多文章不是专门以沈德潜诗学体系为宗旨,但在对其范畴的阐释中,对其“格调”说、“温柔敦厚”说的讨论中,往往就对其诗学体系表达出一种见解,或者论述时本来就暗含一个作为评价参照的体系于其中。

对沈德潜诗学体系探讨,郭绍虞先生可谓先

鞭早著。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他既讲格调,又讲温柔敦厚,所以不致如神韵说之空廓,同时也不致如性灵说之浮滑。”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意识地建构沈德潜诗学理论体系的是赵伯陶,他在《清代初期至中期诗论刍议》一文中逗漏了此消息,认为沈德潜的诗论包括两方面:在思想内容上,强调诗歌应注意的社会功用,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认为温柔敦厚以“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目的,把性情局限于封建功用之内,与袁枚性灵说大异其趣;肯定其在诗歌形式上的可取之处,强调诗歌的章法、韵律、音节,如“倒插法”、“反接法”、“透过一层法”、“突接法”。文章指出,格调派诗论有许多真知灼见,不能因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就把他的整个理论一笔勾销。

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指出沈德潜的诗学理论是正统儒家诗论的结穴者,其观点胥陈如下:(1)诗必关乎教化;(2)“温柔敦厚,斯为极则”;(3)“诗之真者在性情”;(4)“比兴互陈,反复唱叹”;(5)“诗之为道,人与天兼”;(6)“静气按节,密咏恬吟”。作者最后总结归纳道:儒家诗论是最适合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诗论;它有较强的实用性,却缺乏深邃的哲理性;作为一个体系,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又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从沈德潜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贡献的角度立论,认为沈德潜的贡献主要在四个方面:(1)诗歌应以塑造生动完美的艺术形象来传达诗人情意的,因此诗歌重“蕴藉”,不尚“质直”;(2)关于诗歌中的说理与议论,他认为,应当富有“理趣”,忌“理语”入诗;(3)关于诗歌的审美理想,沈德潜推扬自然化工的境界;(4)沈德潜论诗内容与形式并重。

三、“格调”说与“温柔敦厚”说的研究

(一)“格调”说的研究

关于“格调”说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标举“格调”说的原因 吴宏一《清代诗学研究》认为有三:就内容而言,欲“去淫滥以归雅正”;就风格而言,欲以雄浑济格调之不足;就形式而言,欲做到有法如无法。吴兆路《沈德潜的

审美理想新探》认为沈德潜的诗学理论能继王士禛的神韵说而代兴,除政治原因外,还与其理论本身的丰富性与兼容性有关。沈德潜重视神韵但又不同于王士禛,沈德潜把格调与神韵的统一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

2. 关于“格调”说的理论渊源 袁行霈《中国诗学通论》概括最为全面,也最具代表性,认为沈氏“格调”说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为宋、明以来的“格调”说;二为其师叶燮的诗学观点;三为王士禛的诗学的影响。

3. 关于“格调”说的内容 吴宏一《清代诗学研究》指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诗以载道,即以温柔敦厚的诗教,来阐扬载道的观念;(2)重比兴,言法律;(3)以才济学。

(二)“温柔敦厚”说的研究

“温柔敦厚”说是沈德潜诗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沈德潜将其奉为诗之极则,并且,以此作为衡量历代诗歌价值尺度的标准,“诗之为教……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国朝诗别裁集·凡例》)

对于如何评价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早期的研究中基本持否定态度,袁枚《再答李少鹤书》云:“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而篇如是。……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承其余绪者,就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认为沈氏诗论“上要符合封建正统观念所要求的思想感情……是束缚作家创作的落后的文学主张”,甚至一概斥为“封建功利主义的观点”、“完全是封建性的糟粕”。^[5]

许总《沈德潜“温柔敦厚”说辨》一文认为对于沈氏的“温柔敦厚”说的否定,有些草率,缺乏对深氏诗论全面的考察。许文从三个方面对“温柔敦厚”说作了论述:(1)“温柔敦厚”说是对传统儒家诗教说的继承与发展;(2)“温柔敦厚”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和诗学发展的必然;(3)“温柔敦厚”说在清代诗坛的地位,作者认为“温柔敦厚”说不像“神韵”、“性灵”、“肌理”等诗说大多偏执一端,而沈德潜从内容与形式入手,以辩证的观点来阐论其论诗宗旨。

(三)关于沈德潜与叶燮诗论的师承关系的研究

关于两者的师承关系,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叶朗《关于沈德潜诗论的两个问题》认为沈德潜诗论完全背叛了其师叶燮。汪泽滨《乾隆与沈德潜》认为“复古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沈德潜,与叶燮的美学思想毫无相通之处。”

郭绍虞、邬国平、张少康等大多数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沈德潜的论诗主旨,全本横山叶氏。”周秦、范建明《沈德潜与叶燮》认为沈氏继承和发展了叶燮诗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意与法的关系,沈德潜直接继承叶燮的“法不能凭虚而立”的观点,标举“以意运法”;(2)关于理与趣的关系,沈德潜主张“理”与“趣”相结合;(3)关于“才”与“学”的关系,叶燮认为作诗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才、胆、识、力,以才冠首,未言及“学”,沈德潜主张以才运学。

四、关于沈德潜在唐诗学上的贡献

沈德潜的唐诗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诗话《说诗语》和其唐诗选本《唐诗别裁集》。关于沈德潜在唐诗学史上的贡献,学者们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 沈德潜在唐诗学史上的地位

陈伯海师认为“沈德潜是格调论的集大成者,他论诗宗盛唐,主李、杜,贬抑宋元,多谈法式、格调,并对传统的格调论作了重大的发展与修正。”“总之,沈德潜是在格调论的基础上,综合了神韵说、性灵说以及儒家‘诗教’,树立起一个圆融通贯的体系。宗唐派的唐诗学到他手里,才算完成了全部理论上的建设。”^[6]要言不烦地概括了沈德潜在唐诗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认为《说诗碎语》以宣扬格调派诗论为旨归,以评判唐诗为实证,表里相应,相得益彰。对唐诗,肯定初唐四杰的诗,尊李杜,对中唐刘、白、韩、柳等人的诗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其特点,对晚唐诗较多地指出其流弊。最后,作者总结道:“《说诗碎语》在评判唐诗中体现出归愚的诗学理论,从中可以窥见有着道家评诗的迂腐,也有老成持重、精于诗学、独具慧眼的评判;有着综合他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更明确更深刻的见解的评述。”

2. 沈德潜对杜诗学的贡献

《杜诗偶评》是沈德潜专门评选杜诗的著作,体现了他的杜诗学观。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认为沈德潜对杜诗的论述,是他整个诗学体系、诗学思想的一部分。他对杜诗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杜甫集古诗之大成,为唐诗正宗;(2)杜诗具有忠爱温厚之旨;(3)杜诗的渊源——上溯《风》《雅》,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祖述《楚辞》,发扬屈原的忠爱精神,学习乐府古诗等;(3)杜诗创新,诗体的创新、诗格诗法的创新。

3.《唐诗别裁集》的价值

关于沈德潜的唐诗选本《唐诗别裁集》的价值,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对其评价道:“以李杜为宗,专主雄浑阔大,同时亦兼及神韵、体裁各项,选面比较宽,许多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都能收进,确能较全面地概括了唐诗的面貌。”陈新璋认为《唐诗别裁集》对普及唐诗和研究唐诗方面,提供了别的版本难以比肩的价值,他还在该唐诗选本以及诗话《说诗醉语》中理出了唐诗各时期、各体的发展线索,并揭示了各种诗法及其传承关系,为初学者指点迷津。

回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沈德潜研究的现状,以期有利于今后的研究,21世纪的沈德潜研究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开掘前行,笔者认为以

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1. 相较于其“格调”诗说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来说,今后应加强对沈德潜文学文本的研究。作为清中叶杰出的诗人,我们对其诗歌的研究仍显单薄,这也是今后沈德潜研究的重点所在。

2. 如何真正实现与历史的“对话”,从文学发展史及文艺理论演变史的纵向视角,并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对沈德潜进行全方位的审视,避免“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以偏概全”式的研究。

3. 如何将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创作结合起来,避免从理论到理论,将理论独立于创作之外的无根的游谈式研究。

4. 新方法的运用如何与特定研究对象相结合,既避免生吞活剥、哗众取宠,又不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这就需要研究者加强修养、开拓视野,将沈德潜放在更为广漠的学术空间中进行观照。

参考文献:

- [1] 江藩. 国朝汉学师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 徐英. 沈德潜明诗别裁书后[J]. 安徽大学月刊2(C5), 1935,(3).
- [3] 郭绍虞. 神韵与格调载[J]. 燕京学报(22期),1937,(12).
- [4] 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 [5] 敏译. 中理论批评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 陈伯海. 唐诗学引论[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Studies of SHEN Deqian

WANG Shungu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SHEN Deqian was a famous literary figure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materials available both before and after his de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the author sifts through and comments in detail on Shen Deqian's poetic system and Ci, his style theory, his theory on "the tender and gentle as well as the honest and sincere", his poem creation and contributions to Tang poetry theory. The author feels that present study of SHEN Deqian is insufficient. In addition, the author has his own voice on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Studies of SHEN Deqian, poetic system, Tang poetry theory, reflections

(责任编辑:卢大中)